

陳

銓 著

予文瑰

(四幕劇)

印書館印行

陳

銓 著

文史雜誌社
叢書之一

野

玫

瑰

(四幕劇)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上海初版

滬報(86118)

文史叢書
野玫瑰
四幕劇
一冊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陳 鈺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野玫瑰（四幕劇）

劇中人

夏豔華

王立民的妻子，年二十六。

王立民

她的丈夫，北平偽政委會主席，年五十八。

曼麗

她丈夫前妻的女兒，年二十。

劉雲樵

她丈夫前妻的內姪，年二十七。

王安

她的僕人，年五十。

秋痕

她的丫頭，年十九。

警察廳長

她的狗，年三十六。

第一幕

王立民家客廳，陳設堂皇富麗。

（幕開時，王安正打掃，秋痕持毛帚入。）

第一幕

秋痕 王安，劉先生起來沒有？

王安 假如劉先生已經起來，他決不會在床上打鼾，假如他還在床上打鼾，他一定沒有起來，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秋痕 貪嘴！

王安 秋痕，你昨天告訴我，劉先生是老爺的什麼人呢？是親戚，對不對？

秋痕 當然是親戚。他是從前太太的姪兒。

王安 他既然是從前太太的姪兒，幹嗎現在的太太對他那麼好呢？

秋痕 這有什麼奇怪？劉先生來此是客，主人對客人總應該好的。

王安 一位主人對客人好，是應該的，一位主人對客人太好，是不應該的。

秋痕 胡說八道！

王安 這不是胡說八道，這是世故人情。

秋痕 你懂什麼？

王安 這一類的事情，本來相當地微妙。有時我覺得我很懂，有時我又覺得我莫明其妙。但是每次我想到，我吃的鹽，可以比得上你們年輕人吃的飯，我過的橋，可以比得上你們年輕人走的路，我似乎不應當看輕我自己。

秋痕 你這該死不死的東西！

王安 秋痕，我覺得你樣樣都好，就是罵人這一點不好！

秋痕 像你這樣的老壞蛋，還不應該罵嗎？

王安 秋痕，你知不知道罵人是頂危險的嗎？

秋痕 有什麼危險？

王安 六十五年以前，宛平縣七星村有一個青年的農人。他養了四條豬，有一天他不小心，豬

圈門沒有關好，四條豬通通跑出來，把鄰家一塊地上青菜，吃了個精光。裏面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跳起腳罵了他一頓。他回家氣不過，到茶館找了一個會說話的媒人，備了一份隆重的禮物，不到兩個月，就把這個女孩子抬回家了！這一個青年的農人，就是我的父親！

秋痕 那一個罵人的女孩子就是你的母親嗎？

王安 不，她不是我的母親！

秋痕 怎麼的呢？你不是她生的呢？

王安 這就是問題了！我剛出世的時候，連眼睛都還沒有睜開，我知道是不是她生的？

秋痕 王安，你真是一個老混蛋，連你的母親都不知道！

王安 我當然知道，我知道她不是我的母親！

秋痕 幹嗎不是呢？

王安 假如她是我的母親她幹嗎每每要同我父親吵架，一直把我父親氣死呢？父親死的時候，我纔五歲，我母親扔我在孤兒收容所，她就跟着另外一個男人跑了！你想，她還是我的母親嗎？

秋痕 哈，哈！原來你的母親是這樣一個怪人，所以養下你這樣一個怪物！

王安 得了罷！你又要罵人了！

秋痕 罵了你又怎麼樣？

王安 萬一出了危險，恕不負責！

秋痕 不要臉！（順手給他一毛帚。）

王安 君子動口，小人動手！

秋痕 你還想捱兩下嗎？

王安 好了，好了！讓我們談正經話罷。

秋痕 你有什麼正經話？

王安 這位劉先生是幹嗎的？

秋痕 據說剛從英國回來，是學鐵路工程的。

王安 他幹嗎不在南方，偏要到北方來呢？

秋痕 王安，你真是個老糊塗！中國的鐵路，全給日本軍隊佔了，他是學鐵路工程的人，他不

到北方來，他到那兒去呀？

王安 我看小姐對他也不壞。

秋痕 小姐昨天晚上告訴我，她從來沒有遇着像劉先生這樣好的人。

王安 這是小姐對你說的嗎？

秋痕 當然是，小姐什麼事都告訴我。

王安 他們表兄妹，從前全沒有見過面嗎？

秋痕 面是見過。但是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大家還是小孩子呢！後來劉先生一家人，從

天津搬回無錫，就沒有機會見面了。

王安 劉先生的父母還在無錫嗎？

秋痕 無錫那兒能呆？房子燒得一間不剩！他們早就搬到上海租界去了。

王安 劉先生家裏想來很有幾個子。

秋痕 從前到是不錯，自從戰事起後，無錫的紗廠，全部燒燬，現在聽說生活也很窘了。

王安 所以劉先生不能不到北方來找事。

秋痕 當然嘍。

王安 日本人把他的財產毀了，他還要替日本人作事，我看這位劉先生也太沒有骨頭！

秋痕 呸！王安你說這句話，該遭雷打！你有骨頭？你還不是給別人當奴才！

王安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秋痕 難道劉先生又有辦法嗎？一個人活着，就不能不吃飯。

王安 但是——

曼麗 （在房中叫。）秋痕！秋痕！

秋痕 唉，來了！（從左出。）

王安 （沉吟。）一個人活着，就不能不吃飯！但是幹嗎一定要吃仇人的飯呢？

（劉雲樵從右入。）

王安 劉先生這樣早？

雲樵 還早嗎？（看手錶。）已經九點鐘了。

王安 這兒家裏的人，只要十點鐘起得來，就算早得了不起了。

雲樵 是嗎？

王安 劉先生你餓嗎？讓我去替你開早餐。

雲樵 還不餓，回頭等大家起來一塊兒吃好了。

他們一家人，從來沒有一塊兒吃過早餐。各人有各人的方式：老爺起來，在書房裏吃托斯忒和咖啡；太太起來，在洗澡盆裏，吃人參燕窩粥；小姐起來——不，小姐根本不起來——她醒了，坐在床上吃桂元湯加雞子。劉先生，你吃早餐採取什麼方式呢？

雲樵 我什麼方式也沒有。

王安 那麼你想吃什麼東西呢？

雲樵 什麼我也不想吃。

王安 劉先生，你總不能夠「枵腹從公」呀！

雲樵 現在我還是一個失業的遊民，根本上談不到什麼「從公」——真想不到，你

是一位用人，說話到這麼文雅！你從前讀過書嗎？

王安 像我們這樣的人，那兒說得上讀書？不過勉強湊合來說，我們家裏還算得「世代書香」

呢！

雲樵 是嗎？這可了不起！

王安 我的曾祖在衙門裏送公文，我的祖父在鄉村替人算八字，後來我父親倒了霉，田地房子

賣光，在大街挑着擔子收字紙。劉先生，你看，這不是「世代書香」嗎？

雲樵 （笑）你這個人真有趣！你叫什麼名字？

王安 劉先生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好了。

雲樵 笑話！一個人自己總有一個名字呀！

王安 當然，我也和旁人一樣，自己有一個名字，但是到這兒來以後，太太總嫌我的名字不好

聽，一定要叫我「王安」，所以現在我就是王安了。

雲樵 王安，你來此地多久了？

王安 一年零三個月十三天。

雲樵 （笑）你記得這樣清楚！

王安 作我們這樣工作的人，樣樣事體都要記清楚！

雲樵 好極了！王安，你可以替我倒一盃茶嗎？

王安 劉先生吩咐就是了。（倒茶。）

雲樵 （飲茶沉思）王安，這個茶的味道很特別，這是什麼茶？

王安 這是福建的「鐵觀音」；牠沒有西湖龍井那樣醇，沒有北平香片那樣膩，沒有雲南普洱那

樣粗，沒有印度紅茶那樣俗，牠的妙處就在簡單而有力量，劉先生你喜歡牠嗎？

雲樵 我很喜歡牠。

王安 我們的太太也很喜歡牠。

雲樵 是嗎？你們的太太爲人怎麼樣？

王安 我們的太太，是一位最聰明能幹的女人。老爺已經夠利害了，但是他完全不是太太的敵手，太太說十句，老爺不敢聽九句半。不要說老爺，就是這兒政府裏邊許多的要人，都要聽我們太太的調度。卽如像警察廳長，他簡直是太太的一條狗！

雲樵 這麼利害嗎？

王安 是的。劉先生，你以後作任何事體，須得要提防着她！

雲樵 我想，我也沒有什麼須得要提防她的事體！

王安 這也難說。你記在心裏好了，說不定這個消息對於你有很大的用處！

雲樵 我們看罷。你們小姐呢？她也和你們太太一樣的聰明能幹嗎？

王安 聰明到還聰明，不過能幹就差遠了。她還是一位天真爛漫的小孩子。

雲樵 你們老爺很喜歡她嗎？

王安 就是因爲這一個關係，劉先生不妨和她多多接近，以後對於劉先生，可以有很多的幫

助。

雲樵 王安，你替我想得太週到了！謝謝你對我這樣關心！

王安 對劉先生關心，是我們當下人的責任。因爲我知道，在最近的將來，劉先生在這一個家

庭裏邊，地位是很重要的。

王安，你想得太遠了！

雲樵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劉先生你請坐一會。在老爺沒有起來以前，我還得去把書房打

掃乾淨。（走至門首。）劉先生假如以後有什麼疑難事體，需要小的幫忙，小的是很願

意的。

雲樵 謝謝你！

王安（轉來。）對了，還有一件小事情，須得告訴劉先生。昨天晚上老爺在書房和一些政府要人談得很夜深。劉先生不妨打聽打聽，也許是政府裏邊，有什麼調動，劉先生可以趁此機會，給老爺說說，找一個好差事。

雲樵這自然是你一番好意，不過我剛來此地，也許還談不到這樣的事情。

王安劉先生，讓小的講一句冒昧的話。出門的人，到處留心，總是好的。

雲樵王安，你這個人心眼真好！

（王安出，雲樵徘徊沉思。外面有腳步聲，雲樵急退坐沙發。曼麗輕開房門出，劉故作不知。曼麗以手撫肩，劉持其手。秋痕隨出，見狀，微笑而出。）

雲樵表妹，睡好了沒有？

曼麗睡好了，謝謝你！表哥，你呢？

雲樵睡得還不錯。

曼麗表哥，你吃東西沒有？

雲樵就算吃了罷。

曼麗這是什麼話！王安這個東西是幹嗎的？我得叫他！

雲樵不用叫他了。剛纔他問過我，我說不想吃。表妹，我們一塊兒到外邊去吃，好不好？

曼麗一塊兒到外邊去吃嗎？好！

雲樵

表妹，今天我們到那兒去玩呢？

曼麗

讓我想想。我們先到德國飯店去吃早餐，早餐後到北海去滑冰，兩點鐘在六國飯店吃午飯，三點鐘進光陸看電影，五點鐘溜王府井大街，七點鐘再到北京飯店去吃飯跳舞，今天是星期六，那兒特別熱鬧。你看我的計劃怎麼樣？

雲樵

（笑）你已經計劃得這樣詳細了嗎？

曼麗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就計劃好了。

雲樵

這樣說來，你昨天晚上沒有睡好了。你剛纔不是說，你睡得很好嗎？

曼麗

那是下半夜的事情。上半夜一點也沒有睡着。

雲樵

有什麼人打攪你嗎？

曼麗

因為他們在書房開會，我的寢室，就在書房旁邊。

雲樵

什麼人開會？

曼麗

還不是那些日本顧問警察廳長和父親。他們常常開會，我到不在意，因為聽不清楚。昨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聽了他們一點聲音，我就睡不着了。

雲樵

你知道他們討論什麼重要的事情嗎？

曼麗

好在表哥不是外人，要是外人，我講，父親又要罵我了。

雲樵

既然表妹不相信我，就不要講了罷。

曼麗 表哥真會冤枉人！我不相信表哥，我又相信誰呢？並且我心裏還有點爲難的事情，想請表哥替我解決。

雲樵 那麼你講好了，希望我能夠幫你一點忙。

曼麗 因爲我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我爽性起來披起大衣，偷偷走到窗前去聽。

雲樵 你聽見什麼呢？

曼麗 我聽見他們正在討論逮捕游擊隊的事情。他們拿出一個名單，裏面有一個還是我的熟人呢！

雲樵 是那一個？

曼麗 就是薛汝康。

雲樵 薛汝康是什麼人？

曼麗 就是北京大學的教授！

雲樵 這就奇怪了！

曼麗 你說不是嗎？真想不到，他那樣的人，會作游擊隊的領袖！

雲樵 真是奇怪極了！名單裏面還有什麼人？

旁的他們也提到幾個，因爲我不認識，也就不記得了。他們再談下去，談到一些旁的事情，沒有什麼大意思。我覺得冷，沒有聽完，就回房睡覺，但是老睡不着。

雲樵

爲什麼？

曼麗

因爲薛三小姐是我頂要好的朋友。現在她父親作出這樣的事情，一定有性命的危險，我應不應該救他呢？不救，對不起朋友，救，你知道我父親的脾氣，萬一發現我——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雲樵

這件事情當然很困難，不過我看還是不救好了。處着現在的時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薛汝康既然要加入游擊隊，是他自己找死，你乾脆就讓他死好了。據我所知道，這幾個月以來，姑父已經鎗斃了許多南方的間諜，殺一個人，就像宰一隻雞，你救得了這樣多嗎？

曼麗

但是我總覺得他們這一羣人很可憐！父親也太殘酷了！

雲樵

現在的世界，根本就是一個殘酷的世界。你不殺掉別人，別人就要殺掉你。姑父既然替日本人作事，自然時時刻刻有許多人想謀害他。昨天晚上他告訴我，前兩天西河沿那個炸彈，要是快一秒鐘，他已經沒有命了。他不殺人怎麼成？

曼麗

表哥，你今天的態度，和昨天晚上又不一樣了。昨天晚上，你還勸父親不要殘殺無辜的青年，今天你說話，又這樣贊成他的舉動。

雲樵

不但今天。昨天晚上，姑父對我解釋一切，我對於他的處境，立刻就表示同情了。你記得，姑父還稱贊我爲人明白，不是嗎？

曼麗 表哥，你真的贊成父親的行爲嗎？我常常覺得他不對。我們家裏生活也夠舒服了，爲什

麼父親一定要去幫助日本人，來和本國人作對呢？

雲樵 表妹的話，自然很有見識，不過目前我最需要的，就是姑父喜歡我。

曼麗 爲什麼要他喜歡你呢？

雲樵 這還用說嗎？他不喜歡我，我不是什麼都完了嗎？

曼麗 我不懂你的意思！

雲樵 你總有一天會懂的！

曼麗 我永遠也不會懂，我永遠也不想懂！

雲樵 我們以後再看罷。——表妹，你看，這一個花瓶真漂亮！

曼麗 這一個算什麼？父親書房裏那一個纔漂亮呢。

雲樵 怎麼？比這一個還要漂亮嗎？表妹，你們家裏真了不起！不但人漂亮，連花瓶都這樣漂

亮。

曼麗 你的意思是說我繼母，是不是？

雲樵 這看你怎樣解釋。

曼麗 三年以前，我的繼母是上海頂頂大名的紅舞星，表哥住在上海，難道會不知道她嗎？

雲樵 那個時候，我在南洋大學讀書，一天到晚摸書本，從來沒有機會進跳舞場，我那兒會知